

母亲的日记

The Diary

[美] Eileen Goudge 艾琳·古吉 著

吴敏姝 译

一个堪比《廊桥遗梦》的温馨浪漫，
却有着更精彩曲折动人情节的爱情故事。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感人力作，美国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热门书。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母亲的日记

[美] Eileen Goudge 艾琳·古吉 著

吴敏妹 译

The Diary



重庆大学出版社

母亲节最好的礼物

译者序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艾琳·古吉于1950年7月4日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其父亲罗伯特·詹姆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空军服役，而母亲玛丽·露易丝则是一位手艺高超的厨师。受到母亲的熏陶，艾琳自小酷爱烘焙。18岁时，艾琳从大学辍学并结婚。但两年后，她的婚姻却以失败而告终。为了抚养年幼的儿子，艾琳曾一度排队领取政府发放的救济食品。艰辛的生活并没有熄灭艾琳对写作的执著和热忱。20世纪70年代初，她从邻居家借来一台打字机，趴在地板上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当时，艾琳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麦考尔杂志》《读者文摘》《旧金山新闻》《国家地理探索》《儿童文萃》等撰稿。80年代初，艾琳迎来自己写作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她参与创作的《甜蜜谷》大获成功，成为美国最为著名的青少年系列小说之一。此后，她又陆续创作了《踩过界》《谁杀死了佩吉·休》等32部青少年小说。在历经了第二次婚姻失败后，艾琳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纽约。1986年，艾琳发表了自己的第

一部成人小说《谎言之园》。该作品一经推出即获成功，连续16周位居纽约时报畅销榜前5名，单是平装书的销量即高达100万册。1992年，艾琳又发表了她的第二部成人小说《姐妹情深》，同样好评如潮。目前，艾琳创作的包括《穿红衣的女人》在内的女性系列小说共计12部作品已在全球25个国家共计发行500万余册。此外，艾琳还著有一本烹饪书《烤箱中的温暖：烘焙记忆，珍藏记忆》。1996年9月，先后有过三次失败婚姻经历的艾琳与被她喻为一生真爱的现任丈夫桑迪·凯尼恩结婚。两人的相遇正如艾琳笔下的爱情小说一样浪漫温馨。桑迪是一位电视台记者，两人在一次电话采访中相识。至今，两人彼此依然保持着蜜月时的感觉，幸福地生活在纽约。

《母亲的日记》是艾琳献给自己父母的一部作品。这是一个关于年轻时代的爱恋、左右两难的抉择和追随心灵的方向的故事。莎拉姐妹在整理母亲伊丽莎白的旧物时被无意中发现的一本母亲的日记吸引。与姐妹俩心目中的母亲截然不同，日记中的母亲有着一段戏剧般的人生。姐妹俩震惊地发现，母亲的真爱并不是自己的父亲——那个她们崇拜和挚爱的父亲，而是一个叫做Aj的神秘男子。她们越读下去，关于父母间这段爱

情故事的迷雾就越发浓重。是否真的有AJ其人？那个神秘的AJ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令少女时代的母亲如此神魂颠倒？如果AJ真的是母亲的真爱，为何母亲又弃他而去嫁给了父亲？但对于年轻的伊丽莎白最终在两个男人间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日记的结尾并没有给莎拉姐妹以及读者一个明确的答案。

艾琳的文笔朴实淡雅。跟随她羽毛般轻柔地述说，读者将感受到年轻的伊丽莎白每一次心碎的疼痛。整部小说娓娓道来，行云流水，但又引人入胜。伴随着姐妹俩的每一次疑惑，读者也恨不得能立即找到每个问题的答案：姐妹俩会接着把日记读下去吗？母亲会从昏迷中醒来告诉她们故事的结尾吗？母亲葬礼的接待会上那个神秘的老人究竟是谁？……但艾琳并没有急于揭开这一个个疑问的谜底。一切的一切都体现着一种理性与情感相互搏击挣扎般的纠缠。而故事结尾峰回路转的戏剧性情节必定令所有的读者唏嘘感叹，潸然泪下。

艾琳的小说正如同她钟爱的烘焙一样，满溢着温馨的家味道。小说中的两个孩子在看过母亲的日记后，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并重新正视自己对家庭的责任。相信每一位读者在读完这部作品后也都会不禁自问：对于我们最亲近的父

母，我们到底了解多少？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父母的认识是否过于单维？我们的孩子又对我们了解多少？他/她们又将如何体会我们的感情世界？对父母的爱和理解成为本书的精髓，值得每位读者认真地思考。因此，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份母亲节最好的礼物，献给生命中那个最为特殊的人——那个用满心欢悦和憧憬迎接我们诞生的人，那个无论白天或是黑夜陪伴我们左右的人，那个为了我们的成长献出一切的人。

吴敏姝

2010年4月6日

作者序

这本小说是根据我父母亲的真实故事改编的。当然，有些涉及隐私的细节之处做了必要的改编。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的父亲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不久，他遇到了我的母亲。当时，在一个叫做“椰树林”的舞厅里，母亲一眼就看上了父亲。于是她让姐夫过去自我介绍——当然，少不了要提到他有一位迷人的姨妹。父亲果然被吸引了过来。结果当晚，父亲和母亲相拥着对方，整整跳了一晚上的舞。后来，他们便结了婚，还有了六个孩子。

我们几兄妹出生前，父亲靠在集市画漫画为生。他用攒下来的钱付了首付，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随着家庭成员的逐渐增多，光靠画漫画那点收入应付家庭的支出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于是，父亲不得不放弃了绘画的爱好，转行做了推销员。在从事了一段时间上门推销富乐牙刷的工作后，父亲又进入了联合汽车保险公司做起了保险经纪人。在业余时间，他又利用自己艺术创作的特长，独具慧眼地买下一些

旧房屋，进行翻修后再出租。

直至人到中年，我们几兄妹才渐渐知道了父母亲之间的爱情故事。在此之前，他们在我们的眼中，也仅仅就是一对再普通不过的父母亲：母亲常年来精心照料着这个家，打扫房子、烘焙面包；而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提着公文包下班回家。后来，我们在亲戚朋友那里看到了一些老照片，听他们提到了一些陈年往事。也许是觉得我们几兄妹已经历经世事、逐渐成熟，能够坦然面对和正确处理好一些事情，年事已高的母亲也拿出了一些珍藏多年的老照片，给我们讲述了她和父亲之间的故事。至此，两个血肉鲜活、至情至性的人，一段历经坎坷、暗香浮动的燃情岁月才慢慢地浮现于我们眼前：他们曾经的希望和梦想，他们曾经的失望和悲伤，更重要的是——他们心中燃烧着的对彼此至死不渝的激情！父亲去世后，母亲告诉我们，她并不过于悲伤。因为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在天堂与父亲重逢。十年后，母亲真的追随父亲而去了。如今，在他俩的家乡——一个海边小城的公墓里，父亲和母亲长眠在一起。

谨以伊丽莎白和AJ的故事献给我亲爱的父亲和母亲。

目录 *Contents*

译者序..... 1

作者序..... 5

壹 1

贰 13

叁 57

肆 65

伍 101

陆 135

柒 155

捌 163

玖 203

拾 211

壹拾壹 233

Diary

母亲的日记

壹

想到母亲的病情，艾米丽的决心也在一点点地瓦解。站在这个与外界隔绝的阁楼里，一束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脚上。阳光中微尘轻舞，她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一阵迷惘。

这是一本栗色皮制封面的日记。由于年代久远，封皮的栗色已渐暗淡，上面的镀金装饰也点点斑驳。日记里夹着一枚红缎书签，曾经的艳红如今已褪败成干花玫瑰般淡灰的粉色。整本日记散发着淡淡玫瑰干花的余香，就像莎拉姐妹俩近日从抽屉深处翻出的那一小捆熏香袋散发出的味道。

当时艾米丽正在整理一个厚纸板盒子。当从里面抽出那本日记时，挂在金属扣链上的钥匙掉下来，坠落在地板上，发出一声清脆而温柔的叮当声。堆满东西的阁楼里静悄悄的，钥匙躺在积满灰尘的地板上，上面洒落着几缕黄昏的余晖。艾米丽用大拇指的指甲轻轻一挑，就撬开了扣链，于是她翻开了日记。磨损的封皮发出“吱嘎”一声，如同患有关节炎的脊骨一般。随之映入艾米丽眼帘的是一页工整而秀丽的字迹。就在那一刹那，她认出来，那是母亲的笔迹。

艾米丽漫不经心地对姐姐说道：“没想到妈妈还写日记呢。”

“哦，日记？”旁边的莎拉心不在焉地应道。她正跪坐在脚后跟上，专心致志地清理着另一个装满杂物的纸箱。

“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居然还保留着这些卡片啦，信件

啦，还有我们所有的成绩单！”她拿出一个写着“莎拉”二字的皱巴巴的马尼拉纸制档案袋，从里面顺手抽出了一份成绩单，“唉，这是格里马迪先生给我打的D+。我从来都是得A和B的，就这一个该死的D。喂，你还记得吗？当时可把妈妈给气坏了。她气的可不是我，而是格里马迪先生。她径直就跑去告诉他，像我这样聪明的孩子要是考试都不及格的话，那就只能说明他教得不好。当时这事儿可让我尴尬了。”莎拉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眼里却闪烁着点点泪花。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艾米丽答道。事实上，类似的事不止这一件。只要是和两个孩子有关的事情，母亲总是倾其全力做到最好。要是她认为女儿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她就会去质问对方，有时甚至是严斥对方；她尽一切可能让女儿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妹妹性格内向，经常被外向活泼的姐姐遮挡了光芒。每当此时，母亲就会用手肘轻推艾米丽，提醒她勇敢地站出来表现自己。总之，对母亲来说，丈夫和孩子永远排在第一位。

莎拉摇摇头，轻声笑着：“不知道爸爸知不知道这本日记。”

艾米丽随手将日记翻至一半，看了起来。昏暗的光线下，母亲工整而秀丽的笔迹必须费力才得以辨认。突然，一段文字吸引了她。她的脉搏跳动骤然加速：“快，姐姐，快来看！”

坐在地上的莎拉横着挪了过来，把一缕金发撇在耳后，从妹妹的肩上凑上前来。看了好一会儿，她失声叫道：“天哪，看来妈妈还不止日记本这一个秘密。”她将视线转向妹妹，只见艾米丽瞪着眼睛，平时表情丰富的脸上只剩下无尽的困惑。莎拉问：“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姐妹俩中，姐姐莎拉更为理智和独立。而艾米丽容易激动的性格让她如同随时准备发射升天的火箭。莎拉继承了父亲的金发碧眼，而艾米丽更像母亲：苗条瘦臀，特别是前额上的V型发际。这些天，姐妹俩从纸箱里翻出了许多用美术纸剪贴的情人节饰品，全都是两人多年来的“杰作”。其中那颗桃心的尖儿像极了艾米丽前额发际的V型。

艾米丽茫然地摇摇头。突然，她想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你觉得爸爸知道这事吗？”

父亲去世已经一年多了。母亲把他的骨灰盒摆在楼下的

壁炉架上，并一直记挂着找个地方播撒骨灰。

“也许这是他们结婚前的事儿了。”莎拉说。

“应该不是。你看这日期。”艾米丽翻到日记的第一页，上面赫然写着“1951年7月3日”。

“那不是她和爸爸结婚的那年吗？”莎拉嘀咕到。

1951年12月，21岁的母亲嫁给了父亲鲍勃·马歇尔。不久，父亲去了朝鲜战场。1956年莎拉出生，三年后又有了艾米丽。

艾米丽盘腿坐在地板上，呆呆地望着自己刚从箱子里清理出来的一大堆东西：一个缺了指针的老式闹钟，一个装满了泛黄收据的马尼拉纸制信封，一叠过期杂志，几本破旧的平装书，一枚肯尼迪竞选纪念徽章，还有一顶帽檐上有个破洞的墨西哥帽——那是全家去海滨城市阿卡波克度假时带回的纪念品。“她总是对我们说，爸爸是她这一生唯一爱过的男人。”艾米丽突然转过头来问莎拉：“你相信吗？”

一时间，姐妹俩都陷入了可怕的沉默。

“不会的。她爱爸爸。”终于，莎拉打破沉默，坚定地说道。

艾米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的确，凡是见过父母亲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可是……她瞅着日记本，不由皱了皱眉说：“从这本日记来看，爸爸并不是妈妈唯一爱过的男人。”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肯定也是妈妈和爸爸正式交往前的事了。”说完这话，莎拉觉得自己完全无法想象那个常去教堂虔诚祷告、那个在家烘焙可口的馅饼、那个热衷收集绿色酬宾赠物卷的母亲居然在婚前还有这样的一段往事。

“不对，你看这里。”艾米丽重新把第一篇日记翻给姐姐看。上面清楚地写着母亲正在期待着鲍勃的求婚——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当时已经在一起了。然后，艾米丽又翻到了事先看过的那篇日记，上面赫然写着五个星期后的1951年8月12日：

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像爱AJ一样爱一个人。我对他的爱都快要爆炸了。鲍勃怎么一点都没觉察呢？每次我和他在一起时，我的脸上都写满了我对AJ的爱。

莎拉甩了甩头，似乎艰难地消化着每一个字。她愤愤地说道：“这个AJ到底是谁呢？怎么我们从没听说过这个人？”

答案其实很简单。又有谁来告诉她们这些事呢？父亲和母亲都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自然没有舅舅姑姑之类的亲戚告诉姐妹俩关于他们的故事了。而父亲和母亲也并不常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事。现在艾米丽觉得自己终于弄明白了：隐瞒秘密最好的方法就是隐藏过去。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事搞清楚。”艾米丽一只手紧握着那本日记，斩钉截铁地霍然站起身来。

莎拉有些费劲地站起身来。自从生了两个孩子后，她的体重增加了近40斤。尽管尝试了许多方法，可49岁的莎拉始终没能成功减肥。高中时，她还曾担任过学校的拉拉队队长，而如今，少女时代苗条的身影已离她越来越远。

“也许我们可以再等等。等妈妈情况好些了再去问她。”莎拉一把抓住艾米丽的手。

“什么？”艾米丽似乎不太相信，“医生都那样说了。奇迹不可能出现的。”

“可是……”莎拉依然很犹豫。

的确，母亲的病情不容乐观。半年前的一次严重中风后，她已无法说话，无法走动，甚至连吃饭都要由别人帮